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欽定儀禮義疏卷一

正義賈氏公彦曰儀禮周公所制　班氏固曰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朱子曰禮經即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　張氏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存疑賈氏公彦曰儀禮不名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

法士喪禮商祝夏祝其證也

案周監二代則周人所行容有夏殷之禮存焉然已經周公損益則亦為周之禮矣其冠禮之若醮昏禮之若不親迎士虞之無尸少牢之若不賓尸則時有豐殺物有備否儀有隆殺聽人之擇而行之非關異代至夏祝商祝不過取其名以為别亦於夏禮商禮無與命名之義不繫乎此

士冠禮第一之一冠古玩反篇內不音者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童子任職居士位賈疏據昏禮相見禮皆士身所行故知此是士身自加冠

年二十而冠賈疏曲禮二十曰弱冠呂氏大臨曰古者自十九而下皆為童子

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句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朱子曰案諸侯朝服以日視朝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皆君臣同服故此言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而為士者若天子之士則其朝服當用皮弁素積不得言玄冠朝服也鄭氏本文如此而釋文乃以天子二字加於諸侯之上則舛繆而無文理矣今定從疏

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賈疏四民世事齊語文引之者證此士身自加冠法若士之子四十强而仕何得有二十為士自加冠也朱子曰疏說不可曉竊詳鄭意似謂士之子雖未仕亦得用

此禮爾疏恐誤也

冠禮於五禮屬嘉禮賈疏春官大宗伯五禮吉凶賓軍嘉其以嘉禮親萬民一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是冠屬嘉禮也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賈疏戴德戴勝與劉向別錄十七篇次第皆冠禮第一

敖氏繼公曰此篇主言士冠其適子之禮此云士者據其子而立文也下篇放此冠者加冠之稱凡經言士禮者皆謂諸侯之士其言大夫禮者亦然

案敖氏謂士冠其子之禮是也注疏以士身自加冠者言之或疑古者十五入大學九年大成約其出學

之年已二十有四四十始仕則不當有童子任職居
位者似矣然四十而服官五十而為大夫古人特差
其大概耳如有才能出衆者未必拘此限故賈氏以
大夫為兄之長殤之服證之也抑士雖無世官或亦
有世爵勲德之胄雖未及歲豈盡列於編氓則父子
同為士者容當有之茍有一焉則注疏之說不可廢
也喪服大夫之子為其子為大夫者不杖期經例凡
云大夫之子者則父在也是祖與孫同為大夫孫年

未必四十五十也此亦可為父子同仕之證

通論賈氏公彦曰大夫始仕者二十已冠訖五十乃爵命為大夫故大夫無冠禮又喪服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注云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為殤大夫身已加冠降兄殤在小功是身有德行得為大夫不以二十始冠也若諸侯則十二而冠案襄九年左氏傳晉侯問公年曰十二年矣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

也君可以冠矣是諸侯十二而冠也尚書金縢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大戴禮公冠四加緇布冠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衮冕又家語冠頌王太子冠擬公則天子之元子亦四加若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士同三加可知　楊氏復曰諸侯始加緇布冠繢緌其服玄端再加皮弁三加玄冕天子始加玄冠朱組纓再加皮弁三加衮冕

案公冠但有玄端皮弁玄冕三者注四字當作三賈氏四加之說盖沿公冠篇訛字而誤

士冠禮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目下文所言之禮也後篇皆放此

筮于庿門筮市例反庿古廟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筮以著問日吉凶於易也冠必筮日于庿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賈疏兼言孫者家事統於尊若

祖在則為冠主也廟謂禰廟不于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賈疏草之靈莫善於蓍易曰蓍之德圓而神以蓍自有靈知吉凶不假廟神也敖氏繼公曰此目筮日之事也凡經文類此者不悉見之筮日重冠事也于廟門者為將有事于廟中必于門者明其求於外神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特牲禮筮日主人即位于門外此不言以下文布席于門中闑外可見凡經內言廟者皆禰廟非禰廟則以廟名別之如聘禮卿受于祖廟

是也若天子諸侯皆冠於始祖廟襄九年季武子云以先君之祧處之祧謂遷主所藏始祖廟也案廟祧通言耳賈氏以祧為始祖廟蓋未必然說見聘禮特牲筮于門外與此在廟門亦微有别說見特牲

存疑賈氏公彦曰不筮月者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注謂冠子取妻時也有常月故不筮

案下經屨夏用葛冬皮屨則冠非有常月不筮者以

事繫日主日則月不必筮也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冠如字朝直遥反後朝服同韠音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玄冠委貌也賈疏此云玄冠下記云委貌實一物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賈疏雜記朝服十五升布也素裳裳與韠同色云素韠故知裳亦白素絹為之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賈疏禮之通例衣冠同色其衣冠異色經即别言之下文爵弁服純衣是也筮必朝服尊著龜之道也賈疏正冠時主人服玄端爵韠此服朝服是尊著龜之道

祭特牲禮箋曰與祭同服玄端少牢禮箋曰與祭同服朝服不特尊着龜者彼為祭事着龜不可尊於先祖此為冠事着龜可尊於子孫也

緇帶黑繒帶也賈疏士練繒為帶體所裨者用緇此言緇據裨者而言也

素韠白韋韠也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賈疏亦玉藻文注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肩與革帶廣同

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賈疏約玉藻而知

凡染黑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玄則六入與賈疏考工記鍾氏職染鳥羽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是染黑法此注玄六入下經注云朱四入無正文故皆

云與以疑之

敖氏繼公曰玄冠黑繒委貌也朝服十五升之玄布衣而素裳也士朝服以筮敬其神也士服以玄端為正士帶以禪練為體其博四寸又以緇繒之博二寸者二合而裨其帶下之垂者故謂之緇帶帶下長三尺其屈垂者二尺素韠象裳色也士之韠率象裳色或近焉惟有為而變者乃大異也　賈氏公彥曰即位禰廟門外以待筮事

案或疑玄冠以布為之夫既祥縞冠素紕禫而纖皆

絲也玄冠不以布可知矣記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布冠止此耳麻冕特以麻為板之表裏其冒於首者則繒也帶下長三尺所謂紳也屈垂者則紐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玉藻君素帶終裨大夫素帶裨垂士練帶率下裨又云雜帶君朱緑大夫玄華士緇裨注云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緑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鄭彼云是謂者指此文也若然天子諸侯帶繞腰及垂者皆

裨之大夫則不裨其繞腰者直裨垂之三尺與屈而垂者士則裨其末而已韠即黻也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但彼是玄端服之韠用爵韋此朝服用素韋耳

餘論鄭氏康成曰韠蔽膝也古者田獵而食其肉衣其皮先以兩皮如韠以蔽前後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猶存其蔽前示不忘古尊祭服異其名曰黻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

正義敖氏繼公曰有司即筮者占者宰宗人之類

鄭氏康成曰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卒吏及假吏皆是也

案有司不論公私皆有焉惟其所長而已公則公有司也私則私臣也如主人服則朝服也有司亦朝服者古人以禮相見皆曰朝士大夫聽事接賓之所亦曰朝至漢太守之庭猶曰郡朝故未仕者亦朝服特牲禮助祭者皆朝服是也主人朝服以敬筮事有司

朝服亦以敬主人之事也有司在士之下而其冠服如此則二十而冠之禮不必士而後行之而士子弟之已冠者皆可以為有司而助人之禮事可見矣存疑賈氏公彦曰羣吏與屬吏不同羣吏為府史胥徒屬吏則君命之士下文宿贊冠者注云謂賓及他官之屬若中士下士又主人贊者亦云其屬中士若下士是也特牲有司之上有子姓此文無者祭祀事重故子姓皆來冠事稍輕故或有不至也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 饌士戀反塾音孰

正義鄭氏康成曰筮謂著也具俱也饌陳也西塾門外西堂也 賈疏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

敖氏繼公曰著而云筮者以其所用名之席蒲筵也士用蒲席神人同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及書卦之具也士喪禮卜日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燋在龜東然則此時具饌之位著亦當南鄉席在其後而所卦者則在著右亦變於筮時也

筮門之東西有四塾内外各二筮在闑西西面將筮
而著與席及畫地記爻之木俱陳于門外西堂近其
事也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
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闑魚列反閾音域注古文闑為槷閾為蹙
正義鄭氏康成曰闑門橛也閾閫也賈疏曲禮外言不入於閫閫門限也
邢氏昺曰閾謂門下横木為内外之限也其門
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闑之間則謂之中門　李氏
如圭曰闑門中央所竪短木也　敖氏繼公曰闑西

東西節也閾外南北節也此席西於闑乃云門中則二扉之間惟有一闑明矣

案布席將坐以筮也前饌于西塾至此乃布之此席其北上與

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筴初革反韇音獨

正義鄭氏康成曰筮人有司主三易者也賈疏周官筮人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韇藏筴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賈疏韜弓矢者以皮為之詩象弭魚服是以魚皮為矢服則此韇亦用皮也兼并

也進前也自西方而前賈疏前鄉東方受命受命者當知所筮也　賈氏公彥曰少牢云史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得命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乃立筮此不言文不具筴即著也曲禮云筴為筮韇言上者其制有上下下者從下鄉上承之上者從上鄉下韜之也　敖氏繼公曰筮人有司之共筮事者少牢禮言為大夫筮者史也此為士筮宜亦如之史而云筮人者因事名之也

筮人注雖以兼主三易為說然左傳所載凡筮多用周易此亦宜然也兼執之者兼上韇與下韇而並執之此時著尚在韇待筮時乃取出以筮也

宰自右少退贊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宰有司主政教者自由也贊佐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李氏如圭曰少退後於主人　朱子曰宰所贊之辭當云某有子某將以來日某加冠於其首庶幾從之

敖氏繼公曰歸者宰亦在有司位至是乃來主人之右贊命為主人釋辭也

案宰有司主家政者士喪禮賵宰舉幣以東雜記亦曰宰舉以東原思為孔子宰家語孔子謂顏淵使爾多財吾為爾宰蓋大夫以上宰皆臣也若士則公有司若私臣皆可為之

通論賈氏公彥曰士喪禮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特牲云宰自主人之左贊命不由右者為神求吉變也士

喪在右不在左者以其始死未忍異於生也少牢宰不贊命大夫尊屈士卑不嫌故使人贊命也案特牲宰贊命亦當由右云左者字訛耳詒辭自右無神人吉凶之別也說見特牲禮

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還音旋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即就也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賈疏卦者亦西向　敖氏繼公曰筮人即席抽下韇乃釋之而坐筮　賈氏公彦曰

三正記大夫蓍五尺故立筮士之蓍三尺當坐筮

案筮法詳見周易蓍短者坐筮蓍長者立筮然則筮者執其上端植而不卧及分而為二則倚於西壁而揲之與若不近壁者亦當設一物倚之

通論敖氏繼公曰凡卜筮于門者皆西面筮宅于兆南則北面蓋以西北陰方故鄉之以求諸鬼神也少牢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書卦于木此不言坐則是立也其亦士禮異與立則卦時乃坐既乃興

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卒已也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也賈疏方版也不使他人書卦者尊卦也　敖氏繼公曰執之不言筮人文省

案上言筮者西面坐至卒筮書卦興執以示主人不言還則是西面自若但側身以卦示之耳故下文乃言還東面

通論賈氏公彥曰案特牲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

人注云卦者主畫地識爻六爻備乃以方版寫之則彼寫卦亦是卦者祭禮吉事尚提提故卦者寫卦筮人執卦以示也士喪禮注卦者寫卦示主人經無寫卦之文喪禮遽故卦者自畫自示主人也此筮者自寫自示主人冠禮異於喪祭故也

主人受眂反之眂音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反還也　賈氏公彦曰主人受眂未辨吉凶主人尊先受眂知卦體而已反還之筮人

使占吉凶

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注古文旅作臚

正義鄭氏康成曰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　敖氏繼公曰筮人東面而言還明其位亦在有司中也占者占所遇之卦若其爻之吉凶也必旅占者欲盡衆人之見也告吉亦執卦

案筮人還亦右還也席北上而進退皆右還則升降皆由下便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卜筮之法案洪範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又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則卜時三龜並用玉瓦原三人各占一兆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並用亦三人各占一易卜筮皆三占從二三吉為大吉一凶為小吉三凶為大凶一吉為小凶若獨用一龜一易則三人共占之

存疑賈氏公彦曰夏殷以不變為占周易以變者為占

案夏殷占法逺難徴矣周易占法原兼變與不變者為占如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内為貞外為悔孔成筮立衞侯元得屯泰伐晉筮得蠱貞風悔山是也其占變爻者如畢萬得屯初敬仲得觀四是也其兼變不變占兩彖者如晉文遇貞為屯悔為豫皆利建侯是也䟽云夏殷以不變者為占葢未盡然矣

若不吉則筮逺日如初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逺日旬之外賈疏曲禮旬之内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逺

某日據士禮旬内筮特牲旬内筮日是也大夫已上禮旬外筮少牢筮旬有一日是也　賈氏公彦曰曲禮吉事先近日冠吉事故先筮近日不吉乃更筮遠日　敖氏繼公曰遠日去初筮者旬有一日也以其干同故謂之遠日少牢日用丁巳而以後丁後巳為遠日可見初儀筮人執筮以下者也

案此於筮遠日如初儀之下然後云徹筮席宗人告事畢則不吉而未筮遠日事未畢筮席不徹也故特牲亦序宗人告事畢於筮遠日之下明筮遠日乃當

日并筮也少牢則更筮其云及逺日又筮如初則非當日并筮與此異

辨正張子曰據儀禮惟有筮逺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先筮近日後筮逺日不從則直諏用下旬逺日蓋亦足以致聽於鬼神之意而祀事則不可廢案曲禮卜筮不過三王肅云禮以三為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然考之禮經皆無其文果用三筮經宜著再不吉又筮如初矣解者誤謂三

卜筮而不知爲重瀆也至疏謂冠之筮日三旬不吉更筮後月之上旬則是四筮并與三筮之説不合矣

徹筮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徹去也斂也賈疏席則徹去之筮則斂藏之　敖氏繼公曰筮著也既筮則釋於闑西今乃并與席徹去之

宗人告事畢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人有司主禮者賈疏宗人掌禮比於宗伯

敖氏繼公曰告事畢東北面特牲禮宗人東北面告濯具宰宗人筮人之屬皆公家所使給事於私家者

右筮日

主人戒賔賔禮辭許

正義鄭氏康成曰戒警也告也賔主人之僚友賈疏同官為僚同志為友此謂上中下士嘗執贄相見者也若未嘗相見則不必戒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曰固

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　賈氏公彦曰戒賔者主人親至賔大門外之西東面賔出大門外之東西面戒之案鄉飲酒主人請賔賔禮辭許注云不固辭者素所有志此亦素有志樂與主人歡成冠禮故不固辭也　敖氏繼公曰賔者主人同鄉之士也戒之者告之使知其事且欲勞之也此上更當有賔主為禮一節與宿賔同文不具耳凡賔之與冠事者主人皆親戒之而以將為筮者為先餘人亦各以次為先後也

是時主人皆親戒之者未筮則未有所别異也此雖親相見其辭則皆擯者傳之宿賔放此説見特牲篇戒賔亦朝服凡既筮而有事如戒宿之類皆因筮服無變也

主人再拜賔答拜主人退賔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退去也歸也　賈氏公彦曰案鄉飲酒禮主人戒賔賔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賔賔禮辭許主人再拜賔答拜主人退賔拜送鄉射亦然此經

文不具當以彼文為正　敖氏繼公曰賓許而主人再拜謝其許也他禮類此者義皆然此言戒賓之儀畧者葢以宿賓之儀見之也必拜送者所以謝之凡拜送客者皆於其既退乃拜之故不答拜亦異於迎也吉禮拜送者必再拜經或不見之文省耳

右戒賓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期三日空二日也賈疏二日中雖有宿賓宿

贊冠者及夕為期但非加冠之事故云空也　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賢者恒吉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　朱子曰前已廣戒衆賓此又擇其賢者筮之以為正賓不吉則仍為衆賓不嫌於預戒也　賈氏公彦曰筮賓者於僚友衆士之中筮取吉者為加冠之賓也命筮雖無文宰贊蓋云主人某以來日為適子某加冠筮某為賓庶幾從之若庶子則云庶子　敖氏繼公曰筮賓如求日

之儀是亦不過再筮而已初筮者若不吉則改筮其次者為正賓若次者又不吉則不復筮而即以第三者為正賓亦以初筮者為次賓也主人於賓既次第其先後矣然猶筮之者蓋慮其異日或以他故而不及與則將廢冠事此乃非人之所能預知者故不可不問於神而用舍一聽之雖或先後易位有不能盡如人意者亦不以為嫌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冠筮賓特牲少牢不筮賓者彼以

祭祀之事主人自為獻主羣臣助祭而已天子諸侯之祭前已射於澤宫擇取可與祭者故不筮之也

棨冠為人道之始賔必取人倫中有望者以為成人式彼鄉飲之賔必謀於先生不筮者從人望也冠賔乃已之僚友宜素知之矣然不遽自決又不宜品第其可否以謀於人故決之鬼神若祭祀則所重者尸但筮尸而已賔直助祭無庸筮也

右筮賔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宿進也賈疏謂進之使知冠日當來宿者必先戒賈疏若上文已戒賓今又宿之也戒不必宿賈疏即上文所戒之賓除正賓及贊冠者外但戒使知之而已後不更宿也而其不宿者為衆賓或悉來或否賈疏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衆賓非要須來容有不來者故直戒不宿也主人朝服賈疏以上筮日時朝服至此無改服之文知之左東也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

朱子曰此云宿賓言主人往而宿之以目下事如篇首筮于廟門之例

敖氏繼公曰既筮即宿賓

故云乃宿之爲言速也速之使來也不曰速而曰宿者以其事在異日也賓尊故主人親宿之出門左出大門而左也西面再拜拜其辱也禮又謂之拜迎通論賈氏公彦曰案鄉飲酒鄉射主人戒賓及公食大夫使大夫戒各以其爵皆是當日之戒理無宿也又大射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皆有戒而無宿若特牲禮前期二日宿尸前無戒而

直有宿者文不具其實亦有戒也祭統云先期旬有

一日宮宰宿夫人注云宿讀為肅夫人尊故不言戒

而變言宿讀為肅者亦戒之意

案宿字義或訓進或訓肅或訓夙或訓速然音義可

相通也葢肅之使進以致其速也

乃宿賔賔許主人再拜賔答拜主人退賔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乃宿賔者親相見致其辭

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冠者佐賓為冠事者謂賓若他官之屬賈疏冠事即下文坐櫛設纚卒紘諸事助賓成禮故取其屬為之宿之以筮賓之明日賈疏下厥明夕為期是冠前一日宿賓宿贊在厥明之上則去冠前二日矣筮賓是前期三日則宿賓贊冠者是筮賓之明日可知朱子曰佐賓雖輕亦必擇其賢而習禮者為之不然則有闕故并宿之使必來也敖氏繼公曰贊冠者一人贊者之長也尊次于正賓如鄉飲酒之介然故亦親宿之若衆賓則或使人宿其禮簡故不著鄉飲酒禮惟言主人戒賓及介

之儀而於衆賔則闕焉例正與此類宿賔及此贊冠者其禮與辭皆同惟以先後為别

案贊冠者即次賔也與正賔德位相埒但卜而吉者為正賔其未卜若卜而未吉則為贊冠者耳注疏以賔上士贊冠者中士下士為言不可泥

右宿賔

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宿服朝服也兄弟主人親戚也

賈氏公彦曰期加冠之期也必于廟門者以冠在廟也主人之類在門東賓之類在門西各依賓主之位案西面面向西也北上立位以北為上也凡經言面位放此兄弟兼伯叔父及兄弟之子皆在焉不專指同輩行者經之通例皆然故注云主人親戚也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擯印反臂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

客曰介賈疏聘禮及大行人皆在主人曰擯在賓客稱介亦曰相司儀每門止一相是也正

也旦日正明行冠事　敖氏繼公曰請期東面少牢

禮主人南面宗人北面請祭期

告兄弟及有司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者告也　賈氏公彥曰上文兄

弟有司皆已在位必告之者禮取審慎之義　敖氏

繼公曰此告兄弟蓋東北面告有司蓋西北面也特

牲禮宗人東北面告濯具

告事畢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人告也賈疏約上文筮日時宗人告事得知也

擯者告期于賓之家

正義賈氏公彦曰於夕為期即得告之者以共仕於君其家必在城郭之内相近故也　敖氏繼公曰別言擯者事更端也賓謂賓及衆賓也

右為期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直音值深式廕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夙早也興起也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賈疏盥手洗爵之時恐水穢地以洗承盥洗水而棄之故云棄水器士用鐵賈疏案漢禮器制度洗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榮屋翼也賈疏即今之搏風云榮者與屋為榮飾言翼者與屋為翅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其大小異賈疏此亦案漢禮器制度許氏慎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梠楣也 敖氏繼公曰爾雅楣謂之梁然則榮者乃梁東西之兩端也直東榮謂遥當之水所以盥洗者也洗在東方則沃洗者

宜西面故水在洗東　賈氏公彥曰堂深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南北以堂深者洗去堂遠近取於堂上深淺假令堂深二丈洗亦去堂二丈以此為度凡度淺深曰深後竝放此

宗榮在屋兩端之墻上其高視屋極少殺屋極之盡處有鴟吻自鴟吻南北兩分迤邐而下或不盡檐而止以其當風故亦謂之搏風說文云梠楣也蓋自棟以下兼言之楣謂之梁指東西橫者棟楣庋皆是不

謂南北縱者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案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四阿鄭云四阿四注殷人始為四注則夏后重屋但兩下為之不四注矣故兩下屋名為夏屋周制卿大夫以下為夏屋兩下而天子諸侯皆四注故燕禮洗當東霤鄭云人君為殿屋也喪大記升自屋東榮鄭以為卿大夫士其天子諸侯當言東霤也又少牢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鄭注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此篇與昏禮

鄉飲酒鄉射特牲皆直言水不言罍大射雖云罍水不云枓又經內或有尊無洗或尊洗皆有又不言設之者文不具也其設洗與設尊先後不同者冠禮賓與贊共洗昏禮有夫婦御媵之等少牢特牲兼舉鼎不專為酒故皆先設洗鄉飲酒鄉射先設尊者以其專為酒燕禮大射自相對大射先設尊燕禮先設洗也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墉墻也　賈氏公彥曰喪大記與

士喪禮服或西領或南領此東領者嘉禮異於凶禮故士之冠時先用皁服北上便也　敖氏繼公曰東領統於主位也北上便其先取在南者

案所陳之服即下文爵弁皮弁玄端三服也房在室之東北上者爵弁服在北皮弁服次南玄端最南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靺韐纁許云反注今文纁皆作熏靺音妹韐音閤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與君祭之服賈疏士禮玄端自祭以爵弁服助君祭

雜記曰士弁而祭于公爵弁者冕之次賈疏凡冕以木為體

長尺六寸廣八寸以三十升麻布衣之上玄下纁前後有旒爵弁制大同惟無旒而爵色為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名冕爵弁則前後平以其尊次於冕故云冕之次

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賈疏鍾氏七入為緇若以纁入黑則為紺以紺入黑則為緅是三入赤再入黑故云赤而微黑也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為喻

或謂之緅賈疏緅言色赤者對緇為赤若將緅比纁則又黑多矣故鄭注巾車雀飾云雀黑多赤少之色也

其布三十升賈疏蓋取冠倍之義喪服衰三升故冠六升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

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賈疏詩我朱孔陽毛傳云朱深纁也故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若以纁入赤則為朱上注解玄緇故引鍾氏染

黑法此注解纁引爾雅染赤法故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耳賈疏雜記朝服十五升布此據朝服玄端服及深衣長衣之等皆以布為之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緼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賈疏此經云韎韐玉藻云緼韍二者一物士緼韍而幽衡賈疏玉藻文言幽衡同繫于革帶故連引之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賈疏爾雅茹藘茅蒐孫氏注一名蒨可以染絳周時名蒨為韎以韎染韋合之為韐名韎韐也故韍之制似韠賈疏但有飾無飾為異耳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云天子備飾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是士無飾不得單名韍是韍與韠

制同飾異也冠弁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賈疏陳服則於房緇布冠皮弁爵弁在堂下是冠弁不與服同陳令以弁在服上竝言之者以冠弁表明其服耳不謂同陳之也賈氏公彥曰凡衣與冠同色者先言衣後言裳今爵弁與衣異故退純衣於下使與帶同色也敖氏繼公曰爵弁服士之上服也純衣絲衣而緇色者也周官云純帛論語云今也純此其徵矣言纁裳於衣上者以其與冕服之裳同尊之也韎者韋之蒨者也韎制如韠不曰韠者尊之異其名其在冕服

者尤尊則謂之韍

案爵弁服用絲固也皮弁服亦已非布矣下節詳之

通論賈氏公彦曰鄭解純或爲絲或爲色此經玄衣

與纁裳相對上玄下纁昏禮女次純衣下云女從者

畢袗玄其色自明故決爲絲韍祭服也其他服謂之

韠易朱韍方來利用享祀是祭服之韍用朱但天子

純朱諸侯黄朱爲異耳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與君視朔之服也賈疏玉藻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又論語素衣麑裘鄭云此視朔時君臣同服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賈疏上古以白鹿皮冒覆頭鉤領繞項禮運先王未有麻絲衣其羽皮至黃帝則有冕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賈疏素謂白繒辟蹙其要中　敖氏繼公曰皮弁次於爵弁亦士之尊服也其衣蓋亦絲衣而色如其裳二弁之衣用絲者宜別於冠服也

賈氏公彥曰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惟喪服裳幅三袧有數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賈疏雜記朝服十五升布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其色象焉賈疏象皮弁之色用白布也

敖氏繼公曰裳之辟積亦幅三袧

案布自十二升以下皆喪服也十三升十四升介於吉凶之間疑似難分故不用至十五升則為吉布但以布緣之曰麻衣大祥之服也以素縿緣之曰長衣其在衣內曰中衣以采緣之則曰深衣皆連衣裳者也若殊衣裳者以采緣之則曰素端齊服也白布之

用止此矣緇之則為玄端服玄裳黄裳雜裳皆布也朝服衣與玄端同而用皮弁服之裳裳則以素緇為之非布矣故鄭云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是也以此差之則皮弁服素衣素裳皆素繒而非布明矣若以白布則皮弁服轉在朝服玄端之下也而可乎皮弁雖天子之朝服然名之曰皮弁服不名朝服矣豈得以朝服之布比而同之至禮服之裳與喪服之裳前三幅後四幅則同其辟積之多寡疎密未必盡

同蓋有章之服加刺繡焉刺繡之處辟積則疏固不必幅幅而均齊之也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莫夕於朝之服賈疏玉藻朝玄端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大夫士既服玄端深衣以聽私朝矣此注云莫夕於朝之服是士向莫時夕君之服朝禮備夕禮簡故以夕言之若卿大夫之夕於君當亦朝服也玄端即朝服之衣賈疏朝服亦名端論語端章甫鄭云端諸侯視朝之服以十五升布染緇色正幅為之易其裳耳雜裳者前玄後黃易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

黄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陳之士爵韋為韠
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賈氏公彦曰此玄
端服服之下故後陳於皮弁之南三服同用緇帶者
以士唯有一緇裨之帶故三服共之裳有三等爵亦
雜色故同爵韠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繫韠及佩
不言革帶者舉韠有革帶可知上筮日玄冠朝服緇
帶此玄端亦緇帶彼朝服素韠韠同裳色則裳亦素
此易以三等裳同爵韠則韠亦易矣　敖氏繼公曰

玄端士之正服也玄端玄裳謂玄端之服以玄者為正若無玄裳亦許其用黄裳若雜裳故曰可也雜裳者或前玄後黄或前黄後玄也黄裳雖貶於玄裳然其色純故言於雜裳之上

存疑鄭氏康成曰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賈疏此無正文以諸侯之士有三等故分三等裳以當之　賈氏公彦曰三裳之下云可者見三等之士各有所當當者即服之也

案玄端玄裳黄裳雜裳可也皆爵韠特牲記文與此

同彼謂尸祝佐食也盖恐貧者或不能備服故此以通之云可也言不必拘耳注疏以三等士當之臆說無據且朝服玄端已仕未仕者通行之禮服若限以三等之士則未仕者當服何裳而士之助祭者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賓兄弟公有司私臣皆在焉又何以同服乎又玉藻朝玄端夕深衣士居家之常服若朝於君則朝服鄭意莫夕於朝當降一等服玄端故云此莫夕於朝之服耳非謂服玄端之處止於此也

然聘禮使者朝服帥衆介夕則夕亦朝服不玄端矣

三服或備三帶其為緇帶則一耳故疏云三服共之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冠如字下同缺鄭音頍去蘂反敎讀如字屬音燭纚所綺反又所買反廣古曠反長直亮反笄音雞紘音宏篋苦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猶著纚今之幘梁也賈疏舉漢法為況鄭目驗而知至今久遠未審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賈疏既云韜髮乃云結之則韜訖乃為紒矣笄今之簪有笄者屈

組為紘垂為飾賈疏有笄者即皮弁爵弁是也屈組謂以一條組於笄左頭繫定繞頤下右相向上仰屬於笄屈繫之有餘因垂為飾也無笄者纓而結其條賈疏無笄者即緇布冠是也謂以二條組為纓兩相屬於缺屬訖所垂條於頤下結之纁邊組側赤也賈疏以緇為中以纁為邊側而織之同篋謂此以上凡六物賈疏六物者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為一物緇纚二物皮弁笄三物爵弁笄四物緇組紘纁邊皮弁爵弁各有一為二物通前四為六物隋方曰篋賈疏爾雅無文此對筍方而不隋也隋謂狹而長敖氏繼公曰下經言賓受冠右手執項左手執前則是冠後亦謂之項也此缺項者盖別以緇布一條圍冠而後

不合故名之曰缺項謂其當冠項之處則缺也其兩端有緪別以物貫穿而連結之以固冠其兩相又皆以纓屬之而結於頤下以自固蓋太古始為冠之時其制如此後世之冠縫著於武亦因缺項之法而為之也纚舊說謂縚為之言纚於缺項二笄之間見三加同一纚也紘弁之繫也以組一條為之冠用纓弁用紘

存疑鄭氏康成曰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

笄者著缺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賈疏此無正文以義言之既別有缺項明於四隅為綴上綴於武然後得安穩也項中有緇亦由固缺為之耳賈疏亦無正文以義言之缺之兩頭皆為緇別以繩穿緇中結之然後缺得安固也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賈疏此亦舉漢法以況義

辨正陳氏祥道曰鄭說缺項之制蓋有所傳讀缺為頍無所經見

案缺項之解敖氏為長詩毛傳以頍為弁貌非冠上之物也鄭讀為頍義無取焉然缺項另為一物鄭固

不甚繆也近有謂緇布冠缺其後項者無論冠缺則不成冠矣缺項連纓在篋緇布冠在匴豈可混二為一乎

存異呂氏大臨曰以布為卷幘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冠禮謂之缺項冠者先著此缺項而後加冠古者有罪免冠而缺項存因謂之免喪服恐與冕弁之冕音相亂故改音問

案缺項著於冠外呂氏謂先著缺項而後加冠繆也

又以袒免之免混言之亦昧於吉凶之分矣

通論賈氏公彦曰周官弁師掌五冕王之皮弁玉笲則天子以玉為笲祭義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諸侯之笲亦當用玉矣又弁師韋弁與皮弁同科皮弁有笲則韋弁亦有笲矣又為笲者屬纓不見有緌則六冕無緌矣士緇布冠無緌下記云其緌也吾未之聞也若諸侯亦以緇布冠為始冠則有緌玉藻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鄭注云尊者飾也其大夫

紘禮器管仲鏤簋朱紘鄭注云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是也其笄亦當用象

櫛實于簞櫛莊乙反簞音丹

正義鄭氏康成曰簞笥也賈疏鄭注曲禮圓曰簞方曰笥方圓有異此簞笥爲一物者舉其類

蒲筵二在南

正義鄭氏康成曰筵席也賈疏鄭注周官司几筵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散言之則筵席通故諸敷席在地者多言筵也

賈氏公彥曰二者一爲冠子

即下云筵于東序少北是也一為醴子即下云筵于戶西南面是也在南者最在南頭對下文甒醴在服北也

案在南言在三服之南通指篋與簞不專言蒲筵也

簞在篋南筵在簞南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甒亡甫反

音武篚方尾反勺上灼反觶支義反柶音四醢音海注古文甒作廡

正義鄭氏康成曰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

者無玄酒賈疏昏禮亦云側尊甒醴于房中又云合升側載士虞禮側尊皆是無偶為側也

服北者纁裳北也篚竹器如笭者賈疏亦舉漢法為況勺尊升

所以斟酒也賈疏少牢罍水有枓與此勺為一物故云尊升對彼是罍枓所以㪺水則此為

尊枓㪺酒者也爵三升曰觶賈疏韓詩外傳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

曰散相對爵觶有異散文則通皆曰爵故鄭以爵名觶也柶狀如匕敖氏繼公曰蓋如有司徹

所謂挑匕者也以角為之者欲滑也賈疏對士喪禮用木柶者喪反吉也南上

者篚次尊籩豆次篚　敖氏繼公曰尊設尊也甒瓦

甒醴尊設于房臣禮也國君則於東箱南上醢在北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匴素管反坫丁念反注古文匴為篹坫為襜

正義賈氏公彦曰上文舉冠以表服冠實不陳此專為冠言之　鄭氏康成曰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繅耳弁師注繅合五采絲為繩垂於縱之前後以貫旒玉者　周官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弁師注會縫中也璂讀如綦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有二以為飾邸下柢也以象骨為之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賈疏弁師注云繅斿玉璂如其命數　則士之皮弁又無玉

無象邸飾賈疏弁師注云士變冕為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賈疏士初加之冠冠訖㪚之不用庶人則常著之故詩云臺笠緇撮漢之小吏亦常服之故舉為況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執之者有司也坫在堂角

敖氏繼公曰爵弁皮弁其制同也弁冠特別於西方而統於賓盖以賓專掌冠事使若賓之物然執匴者皆主人之贊者也南面而東上及東面則北上矣

李氏如圭曰西坫堂西南隅之坫也

案冠弁是主重於他器服故執之而不陳其序在陳

器服後者為執以待事也冠也弁也冕也三者首服之大分則敖氏謂二弁制同者近之爵弁或以爵色之繒為之則爵弁韋弁别矣注謂有板如冕未詳所據互見喪服記

通論賈氏公彦曰坫有二若明堂位崇坫論語反坫皆在廟中以亢圭反爵此所言者則據堂上角為名存疑陳氏祥道曰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云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即韋弁耳古文弁字

象形則其制上銳如合手然韋其質爵其色也敖氏繼公曰陳氏以爵弁即韋弁其說近是攷經傳物色之言爵者爵弁之外惟爵韠爵韋耳若絲與布則不聞以爵名者豈爵弁果以韋為之與然禮經言士之服則曰爵弁言大夫以上之服則曰韋弁是其物雖同而名則以尊卑而異禮文殘缺未能定也

右陳服器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阼才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玄端士入廟之服也（賈疏特牲士禮祭服用玄端此亦士之加冠在廟故與祭同服）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賈疏爾雅釋宮文）賈氏公彥曰玄端爵韠與上所陳為子加冠之玄端服一也立于阼階下將欲與賓行禮也直當也謂當堂上東序牆也　敖氏繼公曰玄端不言冠者可知也主位謂之阼故東階曰阼階下云禮于阼是也

通論朱子曰凡牆在堂上者謂之序堂下者為之壁

在房室與夾者謂之墉在庭者謂之牆其實一也隨

在異其名耳

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袗止引反又至印反又音真注古文袗為

均

正義鄭氏康成曰畢猶盡也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

也賈疏以其同玄緇帶韠故知上下皆玄緇帶韠賈疏緇亦玄之類因士位有緇帶故韠亦言緇

在洗東退於主人賈疏主人當序南西面洗當東榮兄弟又在洗東故云退於主人

不爵韠者降於主人也賈疏韠弁同色主人尊故也兄弟用緇韠不用爵韠兄弟

敖氏繼公曰袗如袗絺綌之袗乃被服之别稱𤣥𤣥端也畢袗𤣥謂盡服𤣥端也洗東於主人為卑故也

東南

案注言緇韠者葢以特牲助祭者皆緇韠而推之也疏謂韠弁同色未詳豈以主人之爵韠與爵弁服之韎韐同與

擯者𤣥端負東塾

正義鄭氏康成曰東塾門内東堂賈疏擯者是主人擯相事在門内故

知在門內東堂負之北面賈疏向主人也　敖氏繼公曰此見其少東於入門右之位也東塾西塾其北蓋與東西堂相對而廣亦如之　楊氏復曰不言如主人服者兄弟衣裳同而韠異擯者衣韠同而裳異

存疑賈氏公彦曰擯者別言玄端不言如主人服則與主人不同與下贊者玄端從之同可知

辨正朱子曰三者玄端一也主人玄裳爵韠兄弟玄裳緇韠擯者黄裳或雜裳而同用爵韠也

存異敖氏繼公曰立于塾北而云負則塾之崇其過於堂與

案鄉之則曰面背之則曰負非必所背者高而謂之負也況云負東塾則塾已高亦猶之負墉矣非必其地之高而謂之負也塾之崇過於堂必無是理經凡言由塾及出入于門者皆無升降之文足以見之如其言天子之堂崇九尺其塾反得十數尺邪

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紒音髻又音界注古文紒為結

正義鄭氏康成曰采衣未冠者所服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幷紐錦束髮皆朱錦也賈疏紳大帶之垂者幷其紐皆以錦飾之紒結髮束髮總也童子尚華飾故衣此　敖氏繼公曰童子之衣盖亦深衣制也曲禮童子不衣裘裳不裳則連裳於衣矣紒露髮為紒也凶時謂之鬠吉時謂之紒內則言男子未冠者亦用纚此乃紒者為將冠去之　朱子曰以上下章考之則房戶宜當南壁東西之中而將冠者宜在所陳器服之東當戶而立

也

右即位

賔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猶隨也外門大門　賈氏公彦曰賔如主人服尊卑同也贊者皆降主人一等其衣冠雖同其裳則異故別言玄端　敖氏繼公曰贊者贊冠者而下之衆賔也皆俟於賔之門賔出乃從之立于主人外門之外西方東面北上

通論賈氏公彥曰此兄弟及賓賛皆𤣥端特牲主人與尸祝佐食𤣥端自餘皆朝服者彼助祭在廟緣孝子之心欲得尊嘉賓以事其祖禰故朝服與主人異也

擯者告

正義敖氏繼公曰上言擯者負東塾則在廟也至是則賓之將命者入告擯者擯者東面以告主人也此賓乃主人戒宿而來故不出請事

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答拜不言再可知也凡答再拜而不言其數者皆放此

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賓揖先入道之贊者隨賓　敖氏繼公曰揖贊者尊正賓也

賈氏公彦曰前拜賓訖今又揖者為將先入故每曲揖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左宗廟賈疏祭義小宗伯俱有此文對殷右宗廟也

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　賈氏公彦曰入大門而東則主人在南賓在北俱東向為一曲至廟門則主人在東賓在西俱北向為一曲當將曲之時賓主皆相見故皆一揖通下將入廟門揖為三也

敖氏繼公曰每曲揖謂大門之內廟門之外賓主於凡所行曲折之處則相揖也主人迎賓入門右西面而立賓入門左東面乃折而北又折而東又折而

南與主人相鄉而前乃東行入閤門主人入門右賔入門左接西塾東面而立主人折而東又折而北又折而西與賔相鄉而前乃北行入禰廟也凡主人以賔入而有每曲揖者惟將入廟之禮然其餘則否

至于廟門揖入三揖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

賈疏入廟門主人將右欲背客宜揖將北曲與客相見又揖碑是庭中之大節又宜揖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

敖氏繼公曰揖入主人揖而先入門右西面

也賓入門左贊者皆入門左東面北上主人乃與賓三揖三揖者於入門左右之位揖參分庭一在南揖參分庭一在北揖凡經言三揖放此

案敖氏三揖之說與注疏異初疑其不然然讀鄉飲酒禮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主人與賓三揖鄉射禮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三揖夫東面北上而後三揖則方其至霤而曲固不揖也賓少進乃有三揖則初北面時亦不揖也於此分三揖之

部位則於入門左右少進一揖參分庭而南北各一揖乃勢之不得不然者矣至設碑之節舊謂參分庭一在北敖氏謂當南北之中語見聘禮但注疏承習已久姑兩存之以俟學者自擇焉所以相揖者鄭注聘禮云相人偶是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昏禮注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又聘禮鄉飲酒入三揖注皆據此三節其義不異

至于階三讓

正義敖氏繼公曰讓據主人言主人三讓賓三辭既則主人先升一等賓從之凡讓升之法賓主敵則主人先讓而先升主人尊亦然若賓尊則賓先讓而先升也惟天子之使則不讓

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賓俱升立相鄉序端東序頭

敖氏繼公曰主人立于序端北當序也賓在西序

負序也主人不立于東序者辟子之坐且不參冠禮也賓不言升省文　賈氏公彥曰位定將行冠禮不拜至者冠子非為賓客故異於鄉飲酒之等也

右迎賓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盥古椀反音管注古文盥皆作洗

正義鄭氏康成曰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賈疏案鄉飲酒主人在洗北南面賓在洗南北面蓋主人從内賓從外來之便贊亦從外來但卑不可與賓並故在洗西東面

立于房中近其事也賈疏與主人贊者先入房竝立待事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賈疏贊冠一人而云南上明與主人贊者為序又主人尊敬賓之贊者故位在南而居上也

朱子曰贊者西面則負東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　敖氏繼公曰盥者重冠禮故將執事而自潔清也盥于洗西者洗西無篚故得辟正賓而盥于此不然則否房中南上賓位也特牲記房中西墉下內賓東面南上是也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筵布席也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于阼少北辟主人　賈氏公彥曰為將冠者布席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之贊者私臣也此席南上
案左氏傳言士有隸子弟而特牲禮士有私臣蓋隸子弟之類即可謂之私臣有事則執其勞役主人之贊者敖氏以為私臣是也如鄭說即一士而冠昏喪祭需人多矣安所盡得中士下士而驅使之哉
存疑鄭氏康成曰主人之贊者其屬中士若下士

將冠者出房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賈疏知在房外之西不在東者以房外之東南當阼階故是知房外者皆在西昏禮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母在房外之西故也朱子曰據此疏則阼階切近東序之西正當房戶之東壁矣

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注古文櫛為節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者賓之贊冠者也賈疏凡言主人之贊者即加主人字今此不言故知是賓之贊冠者奠停也

賈氏公彥曰前缺項已下六物同一篋陳于房今將用之故取置于將冠

之席南不言餘物及篋簞者皆來可知也　敖氏繼公曰奠猶置也置于筵南端以將冠者升降由下也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

正義敖氏繼公曰欲其即筵以揖見意也下文凡揖者多類此贊者坐櫛設纚宜於筵後為之不言者可知也　鄭氏康成曰即就設施　賈氏公彥曰二事皆勞役之事故贊者為之

通論朱子曰古人坐法以膝著地兩蹠向後如今之

跪經凡言坐皆然

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降為賓將盥不敢安位也辭對之辭未聞　敖氏繼公曰主人以賓為已事而降則不敢安於上而從之凡賓主從降之義皆然其異者則别見主人降亦立于阼階東當東序西面辭者謂主人無事不必降也盖於階前辭之主人少進既則復位

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注古文壹皆作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揖讓皆壹者殺於初　賈氏公彦曰初位謂東序端　敖氏繼公曰賓盥當于洗南北面一揖揖賓進也一讓禮宜殺於初也升亦主人先而賓從之惟云主人復初位見賓之不然

案此無三揖之位故但一揖也一讓固殺於初亦以承一揖之禮而然

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

賓_冠字_如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纚者將加冠宜親之興起降下也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冠緇布冠也　敖氏繼公曰士階三等堂不與焉此降階一等蓋并堂為二等也東面授賓則賓西面受之授冠時亦以匴既則以匴退

通論賈氏公彥曰案考工記匠人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九等為階是諸侯堂宜七尺則七等階大夫

堂宜五尺則五等階士宜三尺則三等階也

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

贊者卒項胡港反祝至宥反下同

正義賈氏公彦曰冠後為項下皮弁爵弁無缺項皆云執項知非缺項也 敖氏繼公曰右手執項以冠時進右手便也容者示之以威儀 鄭氏康成曰進容者行翔而前鶬焉賈䟽翔謂行而張拱也鶬與蹌同容貌舒揚也曲禮曰堂下不趨室中不翔則堂下固得翔矣又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注云皆行容止之貌此進容是士故知行翔而前

蹌也至則立祝坐如初坐筵前復位西序東面卒謂設

缺項結纓也賈䟽下文皮弁贊者卒紘此緇布冠無笄紘故卒者終缺項與結纓也

案賓之行禮無時非容獨於此言之者葢加意為之

示冠者以觀法也

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

正義敖氏繼公曰服玄端爵韠亦贊者為之不言帶

與屨可知也下皆放此　鄭氏康成曰復出房南面

者一加禮成觀衆以容體朱子曰觀示也

右始加

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

正義賈氏公彦曰冠者坐訖當脱去緇布冠乃更櫛也笄有二種一是紒内安髪之笄一是冕弁固冠之笄此未加冠而設笄明是安髪笄也緇布冠亦宜有之彼不言者恐與上兩弁之笄相亂又此言設笄彼言設纚可互見矣其皮弁固冠之笄則賓加弁時自

設之可知　鄭氏康成曰如初為不見者言也卒紘謂繫屬之賈疏有笄者屈組以為紘仰屬之左相繫定右相屈繫擬解時易　敖氏繼公曰不言去冠去纓及設纚可知也卒紘謂終其設紘之事其設之也先繫一端於笄之左端繞頤下而上復繫一端於笄之右端所以固笄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笄皮弁笄也設笄于加弁之前則此笄之度其短與

案敖氏蓋謂兩笄不并用也然以經文求之櫛而即

設笄則尚非皮弁笄也既加皮弁又不得不以皮弁笄笄之何嫌二笄乎且笄之兩端必出於弁外然後紘可屬也則其度當不甚短而亦不可設之於加弁之前矣

興賔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

正義賈氏公彦曰興謂冠者加皮弁訖起而賔揖之也不言緇帶可知也加緇布冠時出亦有容至此益盛乃言之　鄭氏康成曰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

敖氏繼公曰上不見皮弁之衣故此亦不言之皆省文也容與進容之意同再加祝云敬爾威儀此言容出房見其奉賓戒也

案始加云進容乃祝言賓之自正其容示冠者以觀法也此再加云容見冠者知棄其幼志自敬其威儀矣

右再加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䩉韐其他如加皮弁之

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三等下至地他謂卒紘容出

敖氏繼公曰受爵弁降三等者以其最尊故就而受之不言純衣亦文省他謂賓揖之即筵而下凡所不見者也云如皮弁之儀者以設笄卒紘容出惟與再加者同也

通論敖氏繼公曰雜記言襚者受服之節云受爵弁服于門内霤皮弁服于中庭朝服于階玄端于堂其

尊者遠而卑者近義與此受冠弁之等相類

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冠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徹者賓贊及主人之贊者為之賈疏賓贊者奠櫛主人之贊者設筵故知還遣之也　賈氏公彥曰冠即緇布冠不言緇布可知也皮弁具言者以有爵弁之嫌不言爵弁著之以受醴至見母兄弟姑姊訖乃易服故也

敖氏繼公曰再加去冠三加去皮弁亦置于篋此所徹者篋與櫛之簞也不言缺項笄紘與冠弁同處

可知也賔贊者徹簋篚主人贊者徹筵
通論陳氏祥道曰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
然後能事神
案陳氏以皮弁為朝服亦假借言之諸侯不以皮弁視朝士安得用之玄端亦祭服爵弁特助祭於君耳
又案記言三王共皮弁素積再加也夏收殷冔周弁三加也則冠禮之三加其來舊矣或以初用玄裳

為夏尚黑再用素積為商尚白三用纁裳為周尚赤

以此為備三代之禮說則巧矣揆之經義何所取焉

且夏后氏之已用素積也則謂之何

右三加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儀禮義疏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録監生臣黄佑

欽定儀禮義疏卷二

士冠禮第一之二

筵于戶西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筵主人之贊者戶西室戶西賈疏以下記醮於客位在室戶西醮醴同處故知也 敖氏繼公曰戶西即戶牖閒客位也

筵于此者以其成人尊之不因冠位者遠辟主人也

此席東上

通論李氏如圭曰寢廟以室爲主故室户專得户名經凡言户者皆室户也房户則兼言房以别之

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注古文葉爲擖

正義鄭氏康成曰洗盥而洗爵賈疏凡洗爵者先盥此經不具故注明之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洗東北面盥賈疏引昏禮證房中有洗非在庭之洗也側酌言無爲之薦者賈疏下直言薦脯醢不别言其人是贊者自酌還自薦也面前也葉柶大端賈疏葉謂扱醴之面柄細故以爲柶大端贊酌者賓尊不入房

敖氏繼公曰洗洗觶

也酌醴蓋西面云側明無佐之酌者凡贊者酌醴皆側也特於此見之覆之面葉為冠者祭時當覆手執枋也葉鄉外故云面

案贊者之洗為酌醴而洗觶也觶實於篚篚置房中與醴同在服北又贊者初位在房中三加之後仍入于房則洗于房中固其所便或疑篇中無北堂別置洗之文不知上云有篚實勺觶此云洗于房中蓋互見也少牢特牲主婦洗于房中亦不言房中設洗而

但言饌籩于房中與此同例柶醴匕也若今匙然葉
即匙頭用時仰之贊者不自用故覆之以授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凡醴皆設柶此與昏禮云面葉者
此以賓尊不入房贊者面葉授賓賓乃得面枋授冠
者冠者得之面葉以扱醴而祭昏禮禮賓亦主人尊
不入房贊者面葉授主人主人面枋以授賓賓得面
葉以扱祭贊者皆訝授故也聘禮禮賓宰夫面枋授
公者宰夫不訝授公側受醴則還面枋以授賓也

賔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賔受醴于户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枋彼命反注今文枋為柄

正義鄭氏康成曰户東室户東賈疏以冠者筵于室户西賔自至房户取醴贊者酌醴出西鄉以授也　敖氏繼公曰贊者出房西面賔由西序往故受醴于室户東言面枋見其訝受也非所與行禮者而訝受辟君禮也固加柶矣復言之者見其更為之也筵前北面欲其受於席也

冠者筵西拜受觶賔東面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為禮異於答主人賈疏案鄉飲酒鄉射賓答主人拜於西階北面此西序東面故云異於答主人敖氏繼公曰受觶于筵前乃復位醴用觶以其質也東面答拜別於答孤子孤子之冠行主人禮賓則北面答拜于西階上

通論賈氏公彥曰昏禮聘禮禮賓皆云拜送此但云答拜者彼醴是主人物此醴非賓物故也

薦脯醢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冠者也薦進也　敖氏繼公曰不言於席前可知也脯在西

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冠者奠觶于薦東啐七内反捷初洽反又作鍤又作扱石經敖本竝作建注古文啐為呼

正義李氏如圭曰祭謂取少許祭先世造此食者不忘本也　賈氏公彦曰祭醴三者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此啐醴不拜既爵者以其不卒爵也

鄭氏康成曰捷柶扱柶於醴中啐嘗也其拜皆如初薦東薦左賈疏薦左據南面為正　敖氏繼公曰祭脯醢以脯祭擩醢而祭之古人飲食於其重者則有祭既祭不言右執觶可知也筵末席西端降筵坐於筵西也不卒爵故既啐則拜其意與拜既爵者同冠者升筵乃奠觶不卒爵而奠觶者此禮不主於飲也于薦東者堂上自奠其觶之節也籩豆云薦者上經云薦脯醢故因其事而名之後皆放此　郝氏敬曰祭則坐於

筵閒飲則坐於筵末𨂍立也未祭覆觶上待用既祭

揷於觶中醴閒也

通論李氏如圭曰凡醴不卒觶啐之而禮成奠觶之

拜拜成禮也其卒觶者則卒觶乃拜

右醴冠者

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見賢遍反下同

正義敖氏繼公曰取脯亦右取而左奉之必取脯者

見其受賜也執脯見於母因有脯而為之且明禮成也云適東壁而見之則是時母位在此與存疑鄭氏康成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許氏慎曰闈宮中小門朱子曰如今東西挾門蓋正門之外又有闈門在旁壁也時母在闈門之外賈疏冠子母無事故在門外今子須見母故出闈門也婦人入廟由闈門賈疏襍記夫人奔喪入自闈門鄭云宮中之門曰闈門為相通者也

案東房者婦人之位若有禮事母宜位于房中冠禮房中陳服贊者有事焉母不可以位于房也經但云

適東壁見于母不言出門則出闈門云者臆說耳且
曰母在闈門之外則闈門之外者又何所爭葢廟之
左右有牆周之在西曰西壁特牲記饎爨在西壁是
也在東曰東壁鄉射記俎由東壁及此經是也但饎
爨則近堂之南取俎之處則近堂之北耳母位當在
北堂之東北近東壁南面而立近於北堂亦位之宜
也南面房中之正位也故放之子降自西階由西而
東又折而北乃見之脯非以奉母明見醴耳士昏記

賓右取脯左奉之歸執以反命可以見義類矣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 朱子曰古人坐即是跪低手袛揖便是肅拜故禮注云肅俯手也母拜其子當如是 又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答拜子冠見母亦如之重成人也古人無受拜禮雖君亦然但臣見君則兩拜答一拜耳 敖氏繼公曰子拜送亦再拜此拜非主於受送

也亦因有脯而言之耳凡婦人與丈夫為禮禮重者

則俠拜

存異孔氏穎達曰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取脯以見

於母母拜其脯重尊者處来故拜之非拜子也

辨正呂氏大臨曰冠禮所薦脯醢為醴子設非奠廟

也蓋禮有斯須之敬母雖尊有從子之道故當其冠

也以成人之禮禮之若謂脯自廟来拜而受之則子

拜送之後其母又拜義復何居

餘論賈氏公彦曰不見父與賔者葢冠畢則已見也

敖氏繼公曰不見父以難為禮也葢此時冠者於凡所見者皆不先拜而答拜乃其禮當然耳父至尊是禮有不可行故闕之不見賔者賔既醴之則交拜矣是亦見也若復行禮則幾於褻

右見于母

賔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但云直西序則當南於階初位阼

階東直東序之位　鄭氏康成曰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　賈氏公彦曰賓直西序則非初讓升之位主人直東序西面者欲迎其事聞字之言故也

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對應也其辭未聞　敖氏繼公曰賓當少進乃字之

辨正賈氏公彦曰冠義既冠而字之見於母母拜之似字訖乃見母此經先見母乃字其實未字先見母

字說乃見兄弟急於母緩於兄弟也記人以下有兄弟之等拜之故退見母於下使文近也

案冠者立于西階東乃西階下之東也是時冠主與賓俱降階尊者既降則卑者豈得在上經文自冠者見母後無升降之儀可以見之

右字

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出外門將醴之　敖氏繼公曰

賓出而賛者不從以當與冠者為禮也

案賓出冠事畢也冠者不送禮不參

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

正義鄭氏康成曰醴賓者謝其勤勞也次門外更衣處以帷幕簟席為之

賈疏次者舍之名行禮衣服或與常服不同更衣之時須入於次

賈疏聘禮宗人授次次以帷又周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云帷幕皆以布為之士卑或用簟席是以襍記諸侯大夫喪皆用布士用簟席次亦當然

敖氏繼公曰請者有白於人而恭孫之辭也醴亦謂以醴飲之也請醴之

辭士昏記有之此禮雖與彼異辭宜畧同醴賓之禮一獻有俎有幣似饗矣乃曰醴者亦因用醴而名之通論朱子曰凡經内言醴者皆指其物而言此與醴冠者之醴皆謂以醴禮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醴當作禮賈疏周官天子禮諸侯用鬯不云鬯賓故鄭破醴為禮也

辨正李氏如圭曰士之醴子醴賓醴婦經皆作醴不必改為禮

右賔出就次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見贊者西面拜則見兄弟東面拜贊者後賔出 賈疏贊者後出亦當就次待禮也 賈氏公彦曰兄弟位在東方贊者賔之類故東面亦如之者贊者先拜冠者答之也 敖氏繼公曰兄弟與贊者皆先拜之亦重冠禮也兄弟位在洗東贊者位在西方亦當西

序

案不言見衆賔者於賛者中該之皆見可知也下經

醴賔曰賛者皆與

入見姑姊如見母姊將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入寢門也廟在寢門外如見母

者亦北面姑與姊亦俠拜也不見妹妹卑　敖氏繼

公曰不見妹者未成人則不與為禮也

案注云不見妹妹卑敖云未成人固是然弟亦卑未

成人見之何也弟在廟與諸人同見則見之妹在内則不必見也如笄而字者亦見之

右見兄弟姑姊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冠如字摯亦作贄音至

正義鄭氏康成曰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賈䟽朝服與玄端同玄端則玄裳黄裳襍裳黑屨朝服則裳以素而屨色白也以俱正幅故朝服亦得端名摯雉也賈䟽士執雉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賈䟽即鄉

飲酒鄉射所謂先生也先生亦有士不言者畧之

賈氏公彦曰易服者爵弁助祭之服不可服見君及大夫等也初冠時服玄端爲緇布冠服以緇布冠冠而弊之故易玄冠配玄端也　敖氏繼公曰奠贄見于君謂執贄至下奠贄再拜稽首也不朝服以其未仕也所見者亦玄端見之鄉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即主治一鄉者未知孰是先生德齒俱尊者也士相見禮曰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見於先生之禮亦宜如

之

案見君與鄉大夫鄉先生終言之耳不必冠日亦不必同日也見君當於其早朝時鄉大夫鄉先生則皆有辭讓反見諸禮其不能一日而畢事可見矣國語晉趙文子冠見欒范諸卿則冠者之見大夫先生必加以訓辭是古義也

右見君見鄉大夫鄉先生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無亞獻者賈疏案特牲少牢主人獻尸主婦亞獻此則主人獻賓而已無亞獻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賈疏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將酬賓先自飲訖乃酬賓賓奠而不舉是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也又昏禮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記曰婦酢舅更爵自薦是備有酬酢鄉飲酒亦備獻酢酬是其義也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賈疏特牲少牢主人主婦各一爵有亞獻此賓主各兩爵無亞獻雖少不同義類同也士禮一獻賈疏士冠及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是一獻卿大夫三獻賈疏云得睨不過三獻左傳季孫宿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周官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是以大夫三獻士一獻此其差也

賓醴不用柶者泲其醴賈疏此賓醴飲之泲者故不用柶醴子則不泲故用柶也

內則曰飲重醴清糟賈疏內則注云飲目諸飲也重陪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醇者有泲者重設之

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賈疏質謂若冠禮醴子之類是也故設尊在房中文者此醴賓是也故於房戶之間顯處設尊也

敖氏繼公曰此禮用醴蓋因醴子用醴而為之若不醴而醮則此禮亦因之而用酒與用酒則為饗醴賓之時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與鄉飲酒相類則是一獻之禮賓介而下皆然也其獻及酢酬疑亦畧如鄉飲之儀

案鄭知醴用清者以下經言酬賓酬必先酢酬酢必卒爵糟醴不卒故知用清也然則賓介皆拜既爵矣洗亦設于庭一獻之禮簡注疏謂獻後有燕未必然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儷音麗力移反注古文儷為離

正義鄭氏康成曰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賈疏當奠酬之節行之以貨財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賈疏此無正文鄭注聘禮云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敖氏繼公曰醴之而有俎又酬以皮帛重謝之也酬賓之禮當行

於賓受獻之後未卒爵之前猶食禮既受侑幣乃卒
食也
案獻酢用爵酬用觶賓取觶奠于薦東主人乃更洗
爵以獻介介酢主人主人不酬介獻之禮成於酬主
於尊者而已
通論賈氏公彥曰此醴賓與饗禮同饗禮有酬幣聘
禮云若不親食致饗以酬幣大戴禮禮幣采飾而四
馬是大夫禮與士異也禮器琥璜爵鄭注云天子酬

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凡尊卑獻數多少不同及其酬幣唯於奠酬之節一行而已凡言束者無問脯與錦皆以十為數

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賈氏公彥曰鄉飲酒禮又其次為衆賓此亦當同　敖氏繼公曰言此於酬賓之後者明酬幣唯用於正賓也

介副也以副於正賔名之飲酒之禮有賔有介有衆

賓此贊冠者爲介餘爲衆賓衆賓之位亦在堂鄉飲酒禮賓席于戶牖閒介席于西序衆賓之席繼賓而西

存疑鄭氏康成曰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爲衆賓

辨正朱子曰詳贊者謂主人之贊者也恐字誤作衆賓耳

案皆者皆衆賓與主人之贊者也贊冠者亦存焉下句又别言之耳主人之贊者位于堂下及獻之則升

受降飲與

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賈疏昏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有姑薦則此亦有薦脯醢可知歸賓俎使人歸諸賓家也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

案出不言贊者文畧也有俎必有牲其用豕與知不用豚者以賓介主人俱當有俎不可以豚解之法施之也俎實當與鄉飲酒同

右醴賓

總論朱子曰此章以上正禮已具此下皆禮之變

若不醴則醮用酒 醮子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也酌而無酬酢曰醮 賈疏鄭解無酬酢曰醮惟據此文而言醴亦無酬酢不名醮者醴太古之物自然質無酬酢酒本有酬酢故以無酬酢而名醮也

敖氏繼

公曰此醮與醴大意畧同惟用酒而儀物繁爲異冠禮之始惟醴而已然少近於質故後世聖人又爲此醮禮與之竝行言若者文質在人用之惟所欲耳

案醴有無酬酢者冠禮醴子昏禮醴賓醴女醴婦聘禮醴賓皆是也亦有有酬酢者冠禮醴賓鄭氏以爲清醴是也若醮則皆無酬酢此經及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使人醮庶婦是也醮盖尊所施於卑者盡爵曰醮有不敢不盡之意自敵以上則不用此禮於冠

者用酒則於賓亦用酒但不曰醮而曰饗矣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是其類蓋與醴賓一獻之禮同唯用醴用酒異耳

存疑賈氏公彥曰上文適子冠於阼醴於客位者周法也此不醴而醮用酒者夏殷法也

辨正朱子曰不醴而醮乃當時國俗不同如魯衛之冪有縿布袝有離合皆周禮自異賈氏以為夏殷法未必然也

案醴濁而酒清醴質而酒文據行禮之本意則質為重故冠施於適子用醴於庶子用酒與昏施於適婦用醴於庶婦用酒義一也據行禮之從宜則文為貴故冠庶子固醮用酒而冠適子亦有時不醴而醮用酒者記云適子冠於阼醮於客位是也庶子醮於房外成而不尊此與醴適婦於戶牖閒庶婦惟使人醮之義亦同然則適本宜用醴而時或用酒庶則但宜用酒而不得用醴亦重適之義也

尊于房户之閒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

正義鄭氏康成曰房户閒者房西室户東也禁承尊之器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　賈氏公彦曰上文醴不言禁者醴非飲醉之物故不設戒此用酒恐醉因而禁之玄酒非飲亦為禁者以玄酒對正酒不可一有一無也　李氏如圭曰醴在房酒在堂酒事文也凡醴無冪醮亦不用冪者從醴質　敖氏繼公曰醮設酒甒

與醴設醴甒其節同亦於陳服後為之兩甒一酒尊一玄酒尊也玄酒在西尊西上也以冠者之位在其西故順之加勺加於二尊之上而覆之也玄酒亦加勺者不以無用待之也南枋為酌者北面覆手執之便也少牢饋食禮曰主人北面酌酒

洗有篚在西南順

正義鄭氏康成曰洗庭洗賈䟽用醴之時醴尊在房故洗亦在房今醮用酒與常飲酒同故洗亦當在庭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篚陳於洗西南順

北爲上也賈疏據席制以識之先後爲首尾此篚云北上者應亦有記識爲上下也　賈氏公彦曰設洗法在設尊前此於設尊後言者以上云醮用酒即連云尊文勢如此故直言洗有篚不言設也　敖氏繼公曰醮而設洗之節亦與醴同惟有篚爲異此見其異者耳篚所以盛爵也下篚之爵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篚亦以盛勺觶

案醴之篚在房中服北醮之篚在庭中洗西醴用觶而醮用爵則此篚不宜有觶醴不加勺於尊故并在

篚此句加尊上則篚中不宜更有句矣注誤

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加者言一加一醮也加冠於東序醮之於户西同耳始醮亦薦脯醢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一升曰爵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賛者筵于户西賓升揖冠者就筵乃酌 朱子曰始加二字乃疊見前始加緇布冠一章之禮醮用脯醢乃題下事其實賓答拜後乃薦之也

賓升酌時冠者猶在出房南面之位　賈氏公彦曰前三加訖乃一醴於客位用脯醢此始加訖即醮於客位用脯醢前用醴時醴在房贊者酌授賔賔不親酌此則賔親洗爵酌酒故有升降也　敖氏繼公曰贊者筵于户西賔乃降也用爵醮禮文也卒洗亦當壹揖壹讓乃升

冠者拜受賔答拜如初

正義　鄭氏康成曰冠者南面拜受賔授爵東面答拜

如醴禮也於賔答拜贊者則亦薦之賈疏經不言薦之時節故鄭別言之亦當如醴子時薦也凡薦出自東房賈疏用醴時尊在房脯醢出自東房醮用酒尊在堂脯醢亦出自東房鄉飲酒鄉射特牲少牢薦者皆出東房故云凡以該之

敖氏繼公曰如初謂初醴時之儀也

案冠者南面拜受正當賔筵前北面致醮辭訖時也

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賔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於筵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冠者立俟賔命賔揖之則就東序

之筵賈疏謂當更加皮弁也 賈氏公彦曰此雖用酒其行事與醴同惟彼出房立待賓命此醮訖立于席西待賓命為異 李氏如圭曰不卒爵者從醴禮

案降筵奠爵而後拜執爵興賓乃答拜拜訖冠者乃奠爵于薦東其節亦當與醴同

總論 朱子曰此正醮禮也下兩醮及後章三醮凡言如初者皆謂如此禮

徹薦爵筵尊不徹

正義鄭氏康成曰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賈疏後加薦爵更設故云辟不徹筵尊三加可相因由便也　敖氏繼公曰亦贊冠者徹之必徹者所以新後醮之禮若不相因然徹薦爵盖入于房

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攝書摺反注今文攝為聶

正義鄭氏康成曰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賈疏撓謂更益整頓之示新也有司徹司宮攝酒　朱子曰如初儀者如前再加一章之儀也下條放此其他皆如初言惟攝酒異於始醮

其他皆如之也　賈氏公彥曰始醮徹脯醢至再醮不言者以三醮惟加俎不加籩豆故不徹薦止徹爵而已祝辭三醮不言嘉薦直言籩豆是明文也

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折之設反　嚌才計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前二醮有脯醢此更加乾肉折俎嚌謂至齒嘗之　鄭氏康成曰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爲俎　敖氏繼公曰乾肉折俎猶言乾肉俎

也俎盛牲體之折者故名折俎設之於脯醢之南士虞禮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此乾肉亦縮俎而左朐右末其所嚌即祭半尹者也亦振祭乃嚌之唯言嚌省文耳物至齒謂之嚌知其味謂之嘗　賈氏公彥曰下若殺再醮不言攝酒三醮言攝此再醮言攝酒三醮不言攝是再醮後皆有攝互文以見義也通論　賈氏公彥曰周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梁州烏翅矣薄

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腶脩乾肉與脯脩別言者或為豚解而七體以乾之謂之乾肉及將升於俎則節折為二十一體

案乾肉用豚解之法解之蓋用四體而已脊脇未必用也及將用之則以一體折而用其二故云二尹胾則肫若胳肱則肩若臂又以半尹為之祭焉非謂盡取七體折而為二十一也此於新殺為殺禮故然云乾肉折者明其有骨也豚解之法詳見士喪下篇奠

奠體解之法牲體之數詳見少牢禮陳鼎載俎

北面取脯見于母

正義賈氏公彦曰下文若殺卒醮取籩脯以降此亦取籩脯見母亦適東壁母俠拜同　敖氏繼公曰著此者見其與醴同也下放此

右醮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殺如字扃居螢反鼏迷狄反注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

正義鄭氏康成曰特豚一豚也煑於鑊曰亨賈疏特牲亨于門外東方注云亨者煑也亨豕魚腊以鑊各一爨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是鑊為亨也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賈疏昏禮特豚合升又云側載特牲卒載加匕于鼎少牢司馬升羊實于一鼎皆是在鼎曰升在俎曰載之文但在鼎直有升名在俎則升載兩稱也少牢禮升羊載右胖有司徹亦云乃升升載合升者明升與載皆合左右胖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嚌也離肺小而長午割之不提心扃鼎扛鼏鼎覆也　許氏慎曰豚小豕　賈氏公彥曰上醮子用乾肉不殺牲此下言殺牲故俱云若也升載

之法載在後升在前今先言載後言升又合在載升之閒者通言之欲見在俎在鼎俱合也冪鼏者以茅覆鼎長則東其本短則編其中扃所以舉鼎冬官匠人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注云牛鼎大扃長三尺羊豕鼎小扃長二尺今此豚鼎當用小扃也敖氏繼公曰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此其合升之體數也肺離之者使絶之而為祭也既祭則嚌之故又名嚌肺其與脊同舉者則謂之舉肺鼎設扃

是亦舉之也孫子則舉鼎陳于門外此不陳惟俟時而入錯於阼階前冩見公食禮

通論陳氏祥道曰豚則吉凶皆合升用成牲則升其胖而去髀吉升右而凶升左脊脅六而肱股五為十一體也　賈氏公彥曰凡肺有二種一者舉肺一者祭肺就舉肺中復有三稱一名舉肺為食而舉二名離肺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也三名嚌肺以齒嚌之三者皆據生人為食而有也祭肺亦有三稱

一名祭肺爲祭先而有之二名忖肺切之使斷三名切肺名雖與刌肺異實則同朱子曰忖亦刌疑即三切字寫誤爲二耳者皆爲祭而有切肺離肺指其形餘皆舉其義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凡牲皆用左胖

辨正賈氏公彦曰案特牲少牢皆用右胖鄉飲酒鄉射亦用右惟虞禮喪祭反吉用左此云左胖或據夏殷之法與周異也

案注左胖葢右胖之訛疏疑爲夏殷之法亦非也

始醮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薦脯醢徹薦爵筵尊不徹矣

賈氏公彥曰此一醮與不殺同未有所加　朱子曰

初謂前章之始醮也

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 蠃力禾反注今文蠃為蝸

正義賈氏公彥曰加一豆一籩者為有殺牲故盛其

饌也鄭注周官醢人云細切為齏全物若䐑為菹作

醢及臡者先膊乾其肉乃後剉之襍以粱麴及鹽漬

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是作醯及菹之法也

鄭氏康成曰臝醢蠯蝓醢賈疏蚹臝蠯蝓爾雅文　朱子曰

再醮惟攝酒加豆籩為異不言如初者可知也　敖

氏繼公曰此見其異於上者爾是禮愈文故於此即

加其豆籩以起三醮之禮且示禮隆有漸也兩豆兩

籩之位若以有俎之禮言則醢在菹東栗在菹西脯

在栗南也此薦雖不與三醮有俎者相因而位則宜

放之

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

正義鄭氏康成曰攝酒如再醮則再醮亦攝之矣祭俎如初如祭脯醢賈疏如祭脯醢者以三醮惟祭俎之肺不復祭脯醢也

敖氏繼公曰加俎謂於籩豆之外又加豚俎也設之當菹醢之南三加後者彌尊故三醮而後者愈盛禮宜相稱也嚌之謂絶祭不言祭文省肺之嚌者必祭祭者不必嚌也皆如初謂此再醮三醮之所不見者皆如不殺始醮之禮也云嚌肺者又明其所嚌之異於

不殺者也不殺則祭用乾肉而嚌之

存異鄭氏康成曰加俎嚌之嚌當為祭字之誤也賈疏祭先之法祭乃嚌之又不宜有二嚌故破加俎之嚌為祭

辨正朱子曰初謂上章之三醮也上章三醮及此節皆攝酒嚌俎為異他皆如初則祭已在其中矣注誤改嚌為祭疏又妄為之説非也上章之俎無肺而此有肺故特言所嚌者肺而不嬀於複出則此嚌字當從本文陸氏亦云嚌讀如字嚌肺者釋上嚌之為嚌

肺也凡言之法多此類

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取脯見毋與前不異既殺有俎肉而但取脯者見其得禮而已　敖氏繼公曰籩脯謂其在籩者也言此以别於所祭者耳三醮亦兩豆兩籩而又加俎焉一俎而兩豆兩籩𧂐於常禮亦盛之

案脯不取所祭者不敢褻神餘也

右殺

總論敖氏繼公曰是篇始言醴次言醮後言殺聖人制禮愈變則愈盛亦可見尚文之意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

正義賈氏公彥曰此論士無父者加冠之法亦别言其與上異者　敖氏繼公曰父伯父叔父也凡親凡也無則疏者亦可孤子雖尊於家然未冠不可與成人為禮於外故戒賔宿賔皆父兄為之惟言父兄戒

宿則筮日筮賔為期之事皆將冠者自主之可知

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賔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

於阼紒音髻又音界注古文紒為結今文禮為醴

正義鄭氏康成曰冠主冠者親父也　賈氏公彦曰

紒即上采衣紒禮於阼別言其異者也　敖氏繼公

曰必云紒者嫌與父在者異也孤子未冠而於此行

成人之禮者無父則得伸其尊也諸父兄不主其事

者家無二主也立于序端因冠主之位也禮謂賔與

冠者行禮蓋指三加與醴之類行禮皆於阼亦見其異於父在者以其為主人故也然則若醴若醮皆因冠席為之與

案冠主注以宗兄兼言之蓋據士昏記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以例此然上言父兄戒宿此云主人紒而迎賓則戒宿者不為冠主可見矣雖有伯父親兄不為冠主又何宗兄之有蓋昏禮之命使與此之戒賓宿賓相類故稱之而正行冠禮則父既不在冠者

自為主也主人紒者曲禮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然則不采衣不錦束髮亦異於不孤者矣不當室者則仍采與

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賔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賔主相拜之正位也凡拜謂醴若醮時拜受之類　賈氏公彦曰父在則拜于筵西南面賔答拜于西序東面此則與賔各專階北面為異也

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孫子得伸禮盛之　賈疏凡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在內者私家之禮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　賈氏公是在外者為盛也

彥曰舉鼎者謂於廟門外之東壁鑊所舉至廟門外之東直東塾豚魚腊三鼎皆北鄉相重而列之　敖氏繼公曰殺謂醮而殺牲也直東塾當其南也鼎陳於此亦俟時而入錯之

通論敖氏繼公曰凡鼎既升乃舉而別陳之者正禮

也是禮為主人而設故得如禮大夫士陳𠡠于門外
皆北面惟喪奠西面國君陳𠡠南面天子未聞
右孫子冠
案曾子問父沒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
伯叔父而后饗冠者祭禰者以父不在阼故也已
祭而見伯叔父則知伯叔父固不得為冠主矣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
正義賈氏公彥曰此論庶子加冠法　鄭氏康成曰

房外謂尊東也賈疏上陳尊在房户之閒房外則尊東也不於阼階非代也賈疏下記云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此不於阼非代故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賈疏下記云適子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是成而尊之此則成而不尊故因冠之處遂醮焉敖氏繼公曰言遂者見其因冠席也冠醮同處可以不必別布席若不醮而醴其位亦如之經不言醴蓋著其文者耳

存疑賈氏公彦曰適子周一醴夏殷三醮庶子無文周當一醮夏殷當三醮　朱子曰一醮以酒者正也

其用醴與三醮爲適而加耳庶子則皆一醮以酒足

矣疏恐非

辨正敖氏繼公曰經惟言冠而遂醮畧無異文則是

三加三醮皆與上文適子之禮同惟以冠醮在房外

爲異此庶子指父在者也父在而冠宜別於適父沒

則其禮同矣凡冠者於廟

右庶子冠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

正義賈氏公彦曰言不在者或歸寧或疾病也　朱子曰不在兼存沒而言若被出而嫁亦是也蓋主人若非宗子則固有無主婦者此云使人未必母使之

敖氏繼公曰言於此者見以上冠者之禮同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使人受脯為母生在於後見之

案母在而或出或嫁固不必有冠訖見之之禮其歸寧或疾病者他日見之亦不須執脯取脯以明禮成原不為送母也使人蓋主人若冠者使之既受脯亦

更無他禮節矣昏禮賔有反命此則無

右母不在

戒賔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注古文某為謀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下總見戒宿祝醮醴字之辭上某主人名下某子之名加布初加緇布冠也教之者即以此加冠行禮為教之也　敖氏繼公曰冠禮三加惟云布者取其始加而質者言之謙也　鄭氏康

成曰吾子相親之辭也子男子之美稱賈疏古者稱師曰子又公羊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是子為美稱也

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共音恭注古文病為秉

正義鄭氏康成曰病猶辱也　敖氏繼公曰不能共事則冠禮不成故云病吾子

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重直用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敢不從許之辭

右戒賓辭

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涖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涖音戾注今文無對

正義敖氏繼公曰正賓而下宿之之辭皆同惟以主人之親宿與否別之耳　鄭氏康成曰涖臨也

右宿賓辭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

考維祺介爾景福朱子曰順古與慎通用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吉皆善也元首也賈疏左傳先軫入狄師死之狄人歸先軫之元是元爲首又尚書亦曰元首爾女也既冠爲成德賈疏冠義既冠責以父子君臣長幼之禮皆成人之德祺祥也介景皆大也因冠而戒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

敖氏繼公曰棄爾幼志戒之也順爾成德勉之也言先去幼志而後能順成德也幼志即傳所謂童心成德成人之德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注古文眉作麋

正義鄭氏康成曰辰子丑也申重也胡猶遐也遠也遠無窮　賈氏公彦曰十榦配十二辰直云辰明有榦可知即甲子乙丑之類　敖氏繼公曰德者內也威儀者外也學者固當以德為先威儀為後然不重其外亦未必能保其中之所有也故先言敬威儀後言慎德淑善也眉壽豪眉也人年老必有豪眉秀出

者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無疆受天之慶耇音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猶善也咸皆也皆加女之三服謂緇布冠皮弁爵弁也黄黄髪耇凍棃賈疏黄髪髪白而復黄也爾雅耇老壽也云凍棃者以其面似凍棃之色也皆壽徵也疆竟也 敖氏繼公曰歲之正謂當冠之年也歲言正而月言令言吉則冠無常月又可見矣厥指兄弟能成兄弟之德

則正身齊家之事也以此勉之其所以責成人之道深矣

案敖氏謂成兄弟之德固於大學宜兄宜弟之義有合焉但上文兩言慎德皆指冠者不應此句獨異則謂凡弟具在觀瞻所繫凡以成爾之德云爾此觧似長

右加冠祝辭

總論陳氏祥道曰始曰順德再曰慎德三曰成德

能順德然後能慎德能慎德然後能成德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正義鄭氏康成曰嘉善也善薦謂脯醢芳香也休美也不忘長有令名　敖氏繼公曰醴謂以醴飲冠者也言厚見其未沛拜受祭之亦教之也然則賓釋此辭其在筵前北面冠者未拜之時與壽考不忘謂至於壽考而人不能忘之也此蓋古人祝頌之常語詩

亦多用之

右醴辭

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亶丁但反注古文亶為癉今文格為嘏

正義鄭氏康成曰旨美也亶誠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賈疏爾雅文時是也格至也永長也保安也行此乃能保之

敖氏繼公曰進醮辭當與醴辭之節同亶時謂誠得成熟之時保守而有之也言女方加首

服而凡弟皆来者蓋女孝友之德有以感格之也自今以後當常保守此德而勿失之美而復戒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凡醮者不祝賈疏言凡謂庶子也不加冠於阼不禮於客位無著代之理故畧之亦不設祝辭

辨正敖氏繼公曰經於醮禮始加無異文於再加三加皆云如初儀則是醮者亦祝明矣醮禮文故以多儀為貴

案經明言醮辭而注云凡醮不祝蓋謂既有醮辭則

加冠時不用祝辭耳此於經本無所據而疏以為為庶子言之抑似此醮辭祇用於適子而不用於庶子者又并非注意矣醴者三加有祝而醴又有辭不嫌詳複也何獨於醮而疑之

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湑思呂反祜音戶

正義鄭氏康成曰湑清也伊惟也祜福也　賈氏公彦曰湑泲酒之稱鳧鷖詩爾酒既湑注云湑酒之泲

者　敖氏繼公曰獨言脯者欲協音耳亦舉其所上者言之也凡一籩一豆則先脯後醢序謂始加再加之次第

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正義鄭氏康成曰楚陳列之貌肴升折俎亦謂豚

賈氏公彦曰楚䓁詩亦云籩豆有楚此用再醮之籩豆不增改之故云有楚　敖氏繼公曰肴謂乾肉若

豚也詩曰爾殽伊脯

右醮辭

總論敖氏繼公曰醮辭蓋主為不殺者作若殺則籩豆有加乃因用之而不改者以其亦有脯故也一加則一醮故每醮之辭輙見加冠之序明其各有所為也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假音蝦注甫或作父

正義鄭氏康成曰昭明也爰於也孔甚也髦俊也攸所也于猶為也伯仲叔季長幼之稱賈疏若兄弟四人則依次稱之逾其數者夏殷則稱仲周則稱叔如管叔蔡叔之類是也甫丈夫之美稱賈疏穀梁傳隐元年孔子為尼甫賈疏見左傳哀十六年周大夫有嘉甫賈疏桓十五年嘉甫宋大夫有孔甫賈疏見桓二年是其類朱子曰來求車

假與嘏同福也敖氏繼公曰髦士才德過人之稱言髦士乃與嘉字相宜若宜之則為福矣唯所當謂

其第若當在仲則云仲某甫也叔季亦然　孔氏穎達曰人年二十冠而加字曰伯仲某甫李氏心傳曰如伯休甫仲山甫之類至五十耆艾轉尊則又舍其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吳氏澄曰如單伯管仲之類　朱子曰賈氏檀弓疏與此孔疏不同疑孔說是存疑賈氏公彦曰檀弓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稱伯仲之時兼字而言若孔子稱尼甫至五十去甫配仲而稱之曰仲尼是也　鄭氏康成曰假大也宜之是為大矣

右字辭

總論　朱子曰諸辭皆當以古音讀之其韻乃叶敖氏繼公曰以士昏禮例之戒賓以下諸辭皆當為記文此乃在經後記前未詳

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約繶純純博寸約其于反繶音億純章允反下並同

正義　賈氏公彥曰此下言三服之屨不與服同陳於前者屨在下不宜與服同列故別言之　鄭氏康成

曰屨順裳色賈疏禮之通例衣與冠同屨與裳同玄端黑屨以玄裳為正也賈疏玄端雖有黄裳襍裳屨獨用黑與玄裳同色故云正也約之言拘也以為行戒賈疏拘者自拘持之意故云以為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賈疏以漢法為況繶縫中紃也賈疏縫中紃謂牙底相接之縫中有條紃也純緣也賈疏緣謂繞口緣邊三者皆青博廣也賈疏純廣一寸敖氏繼公曰絇取屈中之義而名之綴於屨頭以為飾也絇純亦以絛為之

案此玄端黑屨初加時所用也

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約繶純純博寸魁苦回反柎方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魁蜃蛤賈疏魁即蜃蛤一物也周官掌蜃掌共白盛之蜃鄭司農云謂蜃炭柎注也　賈氏公彥曰以魁柎之謂以蛤灰塗注于上使色白也

案此皮弁服之屨再加時所用也

爵弁纁屨黑約繶純純博寸

正義敖氏繼公曰黑屨青飾白屨緇飾則此纁屨當飾以白而白非所以為飾也故越之而用黑焉

案此三加所用之屨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爵弁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賈疏案冬官畫繢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繢以爲衣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繡以爲衣是對方爲繢次比方爲繡次又鄭注屨人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凡舄之飾如繪之次凡屨之飾如繡之次上黑屨青飾白屨黑飾皆繡之次此纁屨不取比方白色而以對方黑色爲飾是用繢次與舄同故云爵弁尊也

總論賈氏公彥曰三服見屨不同玄端有黃裳之等不得舉裳見屨故舉衣皮弁以素積見屨屨裳同色

是其正也爵弁既不舉裳又不舉衣者𬘓與六冕同玄衣纁裳故以首服見屨也　朱子曰三屨經不言所陳處疑亦在房中服既壯上屨應各在其裳之南故既加冠適房改服即得并易屨而出也　敖氏繼公曰屨先卑而後尊以三加之次言之

冬皮屨可也

正義賈氏公彦曰冬時寒許用皮故云可也春宜從夏秋宜從冬舉冬夏者以寒暑極時為言　敖氏繼

公曰皮屨不見其色與飾同於上可知上言夏此言冬則是四時皆可冠矣此及士喪禮皆云冬夏若春秋則或先皮後葛或先葛後皮與

不屨繐屨繐音歲

正義鄭氏康成曰繐屨喪屨也縷不灰治曰繐賈疏喪服記繐衰四升有半繐衰既喪服則繐屨亦喪屨又斬衰冠六升傳云鍛而勿灰則繐衰四升半不灰可知

敖氏繼公曰不屨之屨著屨之稱也繐乃布之踈者以為屨則輕凉言此者嫌夏時冠或用之繐非吉

布而冠則嘉禮之重者是以不宜屨之也

右屨

記冠義

正義賈氏公彦曰記者記經不備兼經外逺古之言鄭注燕禮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盖自爾之後有記乎又案喪服記子夏作傳則記當在子夏之前冠義者記冠中之義也

案此記中引孔子語明孔子以後人所録冠義者記

中小目又戴記亦有冠義此記文又載郊特牲篇蓋後儒講禮行禮各記其事與義而言之有詳畧異同耳

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之冠冠布並如字大音泰齊則皆反緌如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古唐虞以上賈疏下陳三代之冠云牟追章甫委貌無齊冠明大古是唐虞以上緌纓飾未之聞大古質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白布冠今之喪冠是也賈疏大古吉凶同服白布冠未

有喪冠三代有年追之等則以白布冠為喪冠也

賈氏公彦曰經直言加緇布冠此記更言不緌與不更著之事也冠布謂著白布冠也將祭而齊則為緇孔子時有緌者故非之敝之明不復著　敖氏繼公曰大古冠布謂始知作冠之時但以白布為之初無吉凶之異齊則緇之變於無事之時也緌者以纓之餘𠯌為飾也古者之纓足以固冠而已未知為飾後世冠制既異惟始冠猶用古冠宜存古意若緌之則失之矣敝毁壞也敝之

猶可則不復用可知既不復用又何必飾之矣

案始冠用古既而敝之何取焉然而聖人用之者時之不得不變者其勢也古之不可不存者其義也

餘論皇甫氏侃曰齊則緇之謂祭前若祭時自著祭服有虞氏皇而祭是也　賈氏公彥曰冠訖士則敝之不復著若庶人猶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庶人用緇布冠籠其髮以為常服也

右記用緇布冠之義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適低益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著明也著代明其將代已也加猶尚也尊也有成謂有成人之道也尊其有成故以客禮待之凡人之志皆欲自卑而尊故三加之禮其最尊者在後蓋諭其志而然也諭謂深曉之　賈氏公彥曰惟言醮舉一以見二也君父之前稱名他人稱字是敬其名　鄭氏康成曰名者質所受於父母賈疏

內則子生三月父名之夫婦一體受於父即是受於母故兼言也

冠成人益文 賈疏字者受於賓故為文

故敬之

案此皆冠義之大者故記者釋之三加彌尊諭其志者緇布冠朴皮弁質爵弁文服彌尊則志彌充大服其服則思文其容而實以君子之德故祝辭曰順德曰慎德曰成德

右記重適子之義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毋追音牟堆注

甫或為父今文為斧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觧經之易服服玄冠也三冠皆三代朝服之冠　鄭氏康成曰或謂委貌為玄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言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賈疏在上謂之發聲在下謂之助句義無取則是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其制之異同未之聞

敖氏繼公曰道猶制也

案記意即以此當始加之冠也葢始加本應以玄冠

重古故用緇布冠而既則以此易之然則三者皆玄冠之别名與公西華言端章甫則周人亦名章甫矣

周弁殷冔夏收冔虛羽反又況甫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陳此者見三代士之三加之冠皆有爵弁也弁古冠之大號　鄭氏康成曰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収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未聞

三王共皮弁素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質不變之賈疏以其質素故三王同自天子下達無所改易

賈氏公彦曰言三代再加所用同也

右記三代冠之同異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正義敖氏繼公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據禮經而言也其下二句釋所以無大夫冠禮之意古者謂始有冠禮之時　鄭氏康成曰二十而冠急成人也

五十乃爵重官人也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是也賈疏三十而娶五十乃命為大夫則昏時猶為士不宜有大夫昏禮其有昏禮容改娶也賈氏公彥曰或有未二十有賢才亦得試為大夫者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大夫十九以下為兄殤服已為大夫則早冠矣雖早冠亦行士禮而冠朱子曰疏引喪服見未二十已為大夫不待二十而冠然此亦為繼世為大夫者言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

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

案記意謂古無年未及冠而先為大夫者故無大夫冠禮若既為大夫已冠之後必不仍服士服行士禮矣即如大夫為兄殤再降至小功此亦服大夫服行大夫禮之一徵也疏謂大夫亦以士禮冠則可通

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正義賈氏公彦曰言此者見夏初以上雖諸侯之貴冠猶依士禮故記之於士冠篇之末　鄭氏康成曰

造作也　敖氏繼公曰下文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則是公侯父死子繼其來久矣或有幼而嗣位者爵已為諸侯及其冠也不容不與士禮異所以至夏末始作公侯之冠禮也

餘論家語冠頌孔子曰公冠以卿為賓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朱子曰公堂深異於士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鄭注饗賓也贊冠者退為衆賓君禮於臣本無介無樂鄭注亦饗時也冠者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左傳云以金石之樂節之謂冠

時為節也皆玄端鄭注君臣同服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朱子曰其餘皆與公同為主而降自西階未詳其義玄端與皮弁朱子曰案大戴作公玄端與皮弁皆韠異朝服素韠王氏肅曰朝服素韠示不忘古大戴無異字朱子曰異疑是皆字公冠四加玄冕祭王氏肅曰四加玄冕祭服鄭注四當為三玄當為衮字之誤　孔疏諸侯四加則天子當五加衮冕也　朱子曰案本文但言玄端皮弁玄冕而不言爵弁則鄭說三加為是而諸侯玄冕以祭則當從本文惟天子三加其衮冕與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朱子曰案大戴作朱錦采四馬其慶也鄭注其慶賓也如是天子擬焉王氏肅曰擬諸侯禮

存疑鄭氏康成曰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弑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

案此節據諸侯言明不獨大夫無冠禮雖公侯冠禮亦始自夏末古未有也末造猶言末世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

敖氏繼公曰元子長子其冠時猶士而用士禮以其未即位則無爵故也舉天子之元子以見其餘

餘論家語冠頌孔子曰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

案此節明天子之元子其冠猶士不但公侯用士禮已也家語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又攷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嗣位周公攝政既葬冠成王朝

於祖以見諸侯亦有君也然則古者天子幼既即位不復冠周則天子幼即位者有冠矣玉藻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是諸侯之異者繢緌別於無緌而天子則又玄別於緇朱別於繢組纓別於緌耳其餘皆同士禮可知

總論歸氏有光曰自無大夫冠禮至此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蓋父

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為元子之時以士禮冠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已奉宗祧君臨天下將又責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乎家語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此孔氏之遺言也盍以祝雍頌公符之篇則誣矣禮自上達而曰天子擬冠

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既失其本但知其略而欲求之於詳不知禮之失在於略而又患於求詳之過公符曰公冠四加玄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蓋務為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别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者也

案此論頗得制禮之本意如魯襄生四歲而即位六歲而與於諸侯之會盟豈其童子服乎必當弁冕矣既已弁冕列於諸侯届十二歲而重行冠禮是亦可以已者也但自夏末有之則其來已久周公亦因之而不革與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殺所戒反謚神至反

正義朱子曰自繼世以下於冠義無所當疑錯簡也

蓋老子不尚賢貴因任之意言上古之時各推其賢者奉以為君沒則復奉其子以繼之其後遂以為諸侯然其子之立也但象似其賢而已非故擇賢而立之也至於中古乃在上者擇人任官而為之爵等此則德之衰殺不及上古之時矣又至於周而有謚法則生而有爵者死又加謚此則又其殺也上古民自立君故生無爵中古未有謚法故雖有爵而無謚又以申言古今之變也　鄭氏康成曰象法也為子孫

能法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也殺猶衰也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　敖氏繼公曰古惟謂上古也記之意葢謂以官爵人已不如古死而有謚則愈不如古矣故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案此記依朱子作錯簡爲安後人强以冠義解之究屬傅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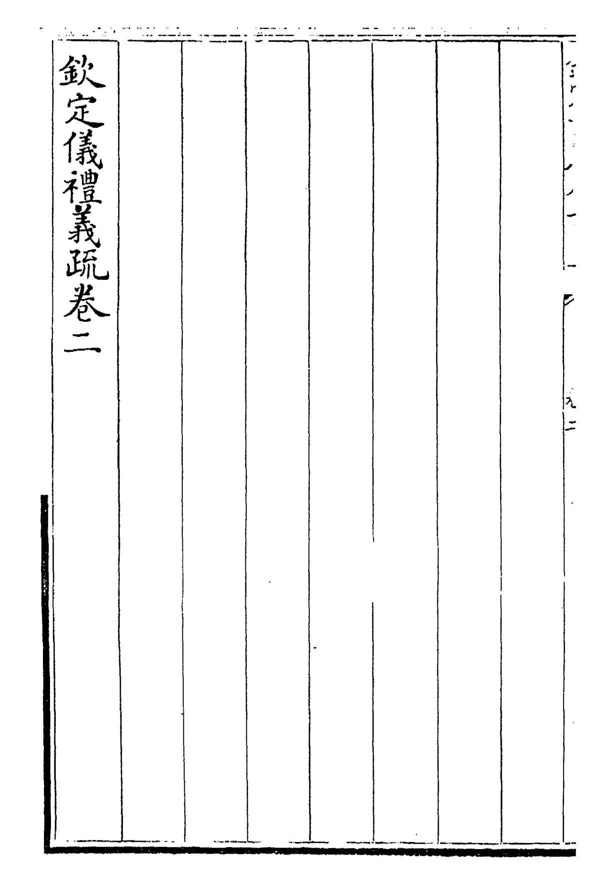
存疑鄭氏康成曰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

下大夫也賈疏周官掌客職羣介行人宰史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羣介行人皆士故知周士有爵雖有爵死猶不諡卿大夫以上則有諡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諡之非也諡之由魯莊公始也賈疏事見檀弓 賈氏公彦曰鄭注郊特牲云殷大夫以上死有諡而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伯仲死諡周道也者殷已前若堯舜禹湯之屬皆因生號以諡故不得諡名周禮死則别為諡故云死諡周道也

案上古質雖堯舜亦稱名至湯乃有武王烈祖之稱

亦子孫臣下推崇之而云然耳未定為諡法也至周文武以後列國諸侯亦漸有諡然西周王朝之大夫如祭公謀父芮良夫尚稱字諸侯亦或別稱不盡有諡也至春秋而列國之卿大夫有諡魯衛晉宋齊陳類然若鄭蔡秦楚以及諸小國則無之孔子曾為魯大夫其沒也哀公誄之而無諡然則有諡者祇世卿耳士則終春秋未見有諡者鄭賈所云非的論也

右記大夫以上冠禮



欽定儀禮義疏卷二